

名相傳奇

李 铮◎著

吕端全传

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糊涂



I 247.53

20134

名相傳奇

吕端全传

李 铮◎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端全传 / 李铮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511-0477-7

I. 吕… II. 李… III. 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70304号

书 名: 吕端全传
著 者: 李 铮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刘红哲

责任校对: 梁 瑛

特约校对: 霍民起

封面设计: 景 轩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20 1/16

字 数: 820千字

印 张: 43.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477-7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向吕端学习（代序）

吕端是北宋太宗、真宗时期的一位宰相，他的知名度原来并不高，近年来却大有声名鹊起之势。究其因，首先归功于伟人毛泽东。据说，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引用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自勉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件事在党内外广为人知。

毛主席臧否人物不仅异常深刻，而且视角独特，常有惊人之语。比如他对商纣王、隋炀帝的评价，对周勃、郭嘉的评价等等。因了一代伟人对吕端的关注，便有了这样一幅人物关系图：毛泽东（一代风流人物）引用李贽（明代大思想家）评价诸葛亮（一代名相，“多智而近妖”）和吕端（“糊涂”宰相）的话，嘱意叶剑英（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多次在历史转折关头四两拨千斤）。

这是一幅耐人寻味的人物图，每个人都值得历史学家研究一辈子。而且，与吕端同时代的一些人也是大名鼎鼎，比如自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民间知名度不亚于诸葛亮的精明宰相寇准，以及卢多逊、张齐贤、吕蒙正等等。

读者诸君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以上列举的人物大都是宰相。中国人自古就有宰相情结。中国自秦始皇以降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除了王朝更替，人们是无权参与选择皇帝的，可以选择的只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家都期望能摊上一位既忠君爱国又体恤百姓，可以让大家过上安稳日子的好相爷，就像人们盼清官如盼甘霖一样。

于是，在古今百姓的期待中，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在文学、戏剧和市



井百姓的口耳相传中，各种风格的宰相陆续登场。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他们当中还有乱世枭雄曹操、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弄臣代表和珅、唐太宗以之为“人镜”的魏徵、励精图治的张居正，以及著名的“萧（何）规曹（参）随”、“房（玄龄）谋杜（如晦）断”等等，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和这些人相比，吕端是一个另类。

一般来讲，宰相的分类无非忠与奸、廉与贪、智与憨，还有能臣、权臣和弄臣之分。宰相一般都是高智商的主儿，而且这种高智商一般表现为精明干练，八面玲珑，所谓管理百官，燮理阴阳。但对吕端这个人，似乎不能简单地划入任何一类。举一个例子，寇准是吕端的继任者，吕端对寇准也有提携之举，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反差是比较明显的。寇准是机灵鬼透亮杯儿，精明绝顶。吕端则小事不在意（或者叫糊涂），大事不糊涂；看似懵懵懂懂，实则大智若愚。在许多事情上吕端往往不关心，不介入，退避三舍，所以比较超脱自在，不易成为矛盾焦点，反倒为自己在一些大事上的深度参与乃至举足轻重留足了空间。如果用戏曲来表现，那么吕端由京剧中的麒（麟童）派、河北梆子中的银（达子）派表演最为贴切、传神。

当然，对吕端的小事糊涂，到底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人们也看法不一。所谓“难得糊涂”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追求，而且大多是“明白人”所谓的选择与追求，实际做起来谈何容易，好似“曾经沧海”。

但话说回来，吕端的这种小事不在意、大事不糊涂的大智若愚，相对于现代社会却有着难得的价值。现代人无论为官、做人还是交友、干事业，都需要这种小事不在意（或不计较）、大事不糊涂的取向和精神。如果我们说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似乎有点儿危言耸听，但是如果说当今社会不少人没有明确的核心价值观和主心骨，处于一种迷茫、无所适从、随波逐流的状态，却是毫无疑问的。就像朱德庸判断的那样——“大家都有病”。有没有什么济世良方能治愈这些病呢？吕端的处世方法值得借鉴。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事事在意，斤斤计较，至少不会快乐。烦恼大抵来自计较。本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你再事事、处处计较，拿得起、放不下，那你不被烦恼天天围绕才怪呢。君不见凡长寿者没有小肚鸡肠的，没有斤斤计较的，没有沾小便宜没够的，也很少有一生一帆风顺

的，而大抵是受过不少挫折和磨难但抗击能力比较强的人，比如张学良、邓小平；汉语拼音之父百岁老人周有光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与他的逆来乐受有直接关系。

总之，小事不在意、大事不糊涂是一种大智慧。当今人类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大智慧。相对而言，司空见惯的是种种小聪明充斥于滚滚红尘、天地之间。其结果是你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大家都过不去，实质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大到可以毁灭地球若干次的库存核弹头，可以让人世代为仇、冤冤相报的宗教战争、恐怖主义；小到毒奶粉、红心鸭蛋、问题胶囊等等诸如此类，让人防不胜防，无处躲避。生为地球人的悲哀啊！恨不能回到唐宋，拎一壶酒，携童子，骑毛驴，与老僧参禅打坐，三五人曲水流觞，像王阳明老先生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什么手机、电脑、互联网，地铁、汽车、高速路，还不都是一根根套在现代人脖子上的枷锁？有这么多枷锁，我们怎么能够自由自在地呼吸，又何谈作赋吟诗？太奢侈了！

言归正传。本人郑重地建议：大家要想快乐地生活，都应该研究一下吕端，向吕端同志学习！

此外，本人之所以推崇吕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本人和吕端是乡党，是老表。吕端是北宋幽州安次人，本人是当今河北廊坊人；安次与廊坊是同一个地方，吕端是廊坊的历史名人。廊坊地处京、津两大都市之间，著名的义和团“廊坊大捷”就发生在这里。据我所知，廊坊已经有一些人在研究吕端。一出河北梆子大戏《宋相吕端》获得成功，登上央视荧屏，引起热烈反响。现在，廊坊著名作家李铮又推出了长篇小说《吕端全传》，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和李铮是文友、聊友、驴友兼酒肉朋友，经常在一起吃酒、吹牛、侃大山，谈论一些“无聊”之事。

李铮在作家圈子中是被女士称为“最坏的”。主要是因为他在小说中总去破坏女人们梦想中的“美”。用一个著名女诗人的话说：“李铮总把美好的爱情写成狗男女。”把爱情写成“狗男女”固然不大美妙，但有时却更真实。没想到，这个“最坏的”家伙竟然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完成了一部80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并破天荒地没有把其中的爱情写成“狗男女”，甚至写得有点儿凄美。

笔者是第一个有幸在本书未出版前通读原稿的。根据笔者判断,《吕端全传》无疑是反映廊坊历史名人的一部重量级文学作品,它对廊坊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凸显;其影响力类似于《小兵张嘎》之于白洋淀、《铁道游击队》之于山东枣庄、《水浒传》之于水泊梁山等等。

在《吕端全传》这部书里,关于廊坊的一些历史掌故都有体现。比如关于龙河风水的渊源,关于龙凤呈祥的传说,关于大唐名刹隆福寺的盛景,关于大辽名相也是廊坊古代名人的韩延徽,关于廊坊地名如何由“侍郎房”演变成廊坊,关于石敬瑭对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关于后周时期益津关、淤口关、瓦桥关“三关口”的收复,以及霸州、雄州、信安三地的命名……因了这些元素,廊坊人看了这部小说自然会多生一份亲切。

当然,这部小说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向世人展示廊坊的历史,它的核心意义和价值还在于写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吕端;而吕端不仅属于廊坊,更属于我们这个民族。

以上算是笔者向大家推荐吕端及《吕端全传》的理由吧。信不信由你,看了本书自有公论。

冀中瀚

2012年5月于广阳佳和斋

上卷

开 篇 语

华夏大地，自古英雄辈出，贤良继世，才使得汉祚不亡，衰而复兴，傲立寰宇。清光绪十九年（1893），又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豪横空出世。此公识文韬尚武略，历经卅载，驱达虏逐倭寇，治内乱均贫富，终使得我华夏江山一统，万众归心。此公就是震古烁今的大英雄——毛泽东。

毛公遍览群史，博古通今，臧否历代明君英主，笑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云云，其傲岸之气可见一斑；评价古代忠将良臣，尝有一言：“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诸葛孔明，因一部《三国》已被湖海散人演义得出神入化，几近神人，宇内之黑发黄肤者，咸不闻孔明之神威。而这“大事不糊涂”的吕端立何丰功有何伟绩，却知者寥寥。然吕端即入得毛公法眼，当不失为一代英豪。笔者乃吕端乡党，又有舞文弄墨之癖，欲还吕端真面目于世人，于是遍览诸史，于浩如烟海之史书中寻踪觅迹；正史不足，考诸乡野轶闻，经数载累劳，补缀成章。诸君有兴，且听我慢慢道来。

1

中华民族自古多灾多难，历经数千年，终于迎来了李唐王朝。“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足资佐证大唐乃我华夏五千年来空前绝后之盛世。

然任何事物都跳不出否极泰来的法则，自“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大唐盛极而衰。统一稳固的大唐王朝四分五裂，藩镇割据，群雄并起。黄巢举事，天下大乱。起义大军中出了个市井小人朱阿三，趁乱夺了大唐天下。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国后梁，中国历史便进入了连年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



自梁至周，共五十三年历史，在华夏境内先后出现了不下二十余个王朝。华夏民族的历史学家们向来把占据中原的王朝认作正宗，因而也不管那君主是什么无赖下三烂乌龟王八蛋，统当做华夏正嗣赫然列入堂堂正史之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先后统驭中原，便被视为汉祚传承的正统，是为五代；其余小王朝也有十几个，叫做十国。即使再高明的史学家、文学家，也很难述尽这五十年二十余国的恩恩怨怨，曲曲折折。史家为方便记忆特编成顺口溜：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一共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华夏五千年虽然战火不断，灾祸频仍，但从未如这五代之尤。割据和战乱，不仅使经济凋敝，文化衰败，民不聊生，人口锐减，据历代人口统计显示，大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全国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而到了后周末年，这个数字已减少到不足一千万人。更重要的是社会道德普遍沦丧，尤其是统治者荒淫无耻，残酷暴虐，空前绝后。

2

唐昭宗天佑十年（914）10月12日，天刚放亮，随着一阵“吱吱嘎嘎”的响声，幽州城（大燕国都城，今北京一带）西门护城河上的吊桥被城楼上的军士用辘轳放了下来。一支威严的马队随之从城门里蹿出，在五百匹骏马、两千只乱蹄踩踏下，木质吊桥像一个破鼓被乱人捶打，发出“轰隆隆”的声响；马队之后走出的是两辆骡子拉的木笼囚车；囚车后，三百多衣冠不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被两根长绳捆着手串在一起徒步而行；紧随其后，是几千名披坚执锐的士兵。

囚车上的罪犯是谁？需要如此兴师动众戒备森严？

这两位囚徒便是大燕皇帝刘守光和太上皇刘仁恭父子。五代十国之大小君王，要说荒淫无耻，残酷暴虐，缺德带冒烟儿的，囚车中的这两位就数得着。

刘仁恭本是大唐卢龙军节度使，据有幽、沧之地，他骄侈成性，恣情淫逸。幽州城外有个大安山，他不理正事，而是经常弄一帮娘儿们，在这世外仙山淫乐，妻妾中有个罗氏女最受仁恭宠幸，不料却被仁恭的次子刘守光勾搭上手。仁恭被儿子戴了绿帽子，怎肯甘休，于是一顿鞭子把守光逐出幽州。可巧碰到梁兵来攻幽州，守光借梁兵之势，没费什么力气便攻破幽州。把父亲刘仁恭拘禁起来，他自己不仅得了幽州节度使，而且把父亲手下姬妾全部收入囊中。此时，刘守光之兄刘守文为义昌军节度使，统辖沧州。闻父被囚，于是率众讨伐弟弟守光，守光自知难胜，于是向契丹乞援，在契丹兵的援助下，与哥哥大战于芦台，最后打败义昌军，活捉刘守文，把父兄一起囚禁起来，后来仍觉不够解气，干脆把哥哥刘守文杀了。【史见《五代史》：“幽州西有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饰馆宇，僭拟宫掖，聚室女艳妇，穷极侈丽。……仁恭有嬖妾曰罗氏，美姿

色，其子守光杀之，事泄，仁恭怒，笞守光，滴而不齿。知四年四月，汴将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营于石子河，仁恭在大安山，城中无备，守光自外帅兵来援，登城拒守。汴军既退，守光乃自为幽州节度，令其部将李小喜、元行钦将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战，为小喜所败，乃携仁恭归幽州，囚于别室。仁恭左右，迨至婢媵，与守光不协者毕诛之。其兄守文在沧州，闻父被囚，聚兵大哭，谕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自古岂有讎父者，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即率沧、德之师讨之。守光逆战于鸡苏，为守文所败。既而守文诈悲，单马立于阵场，泣谕于众曰：‘勿杀吾弟！’时守光骁将元行钦识之，被擒，沧兵失帅自溃。守光乃縶兄于别室，援以丛棘，乘胜进攻沧州。”】

刘守光既囚了父兄又得了父兄天下，势力大增，私欲膨胀，做个地方诸侯已不过瘾，自思，既然朱阿三做得皇帝，我刘黑子怎么就做不得？于是一高兴，便自己封自己为大燕皇帝。不想，这触怒了晋王李存勖。

李存勖是已故晋王李克用之子。新老晋王虽自称唐氏之胄，其实并非李唐血脉。李克用本姓朱邪氏，祖先是唐朝时我国西北沙陀人（突厥族一支），朱邪氏从唐太宗时起，就世代代效忠唐室，为唐廷拓边守土。因有功于唐，被赐姓李。从此，朱邪氏便以李唐后裔自居。李克用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晋王，任河东节度使，坐镇晋阳（太原），统辖山西一带。朱温篡唐，天下分崩，李克用以河东为根据地高举义旗，兴复唐祚，与朱梁、契丹、大燕等割据势力连年征战，直到天佑五年（908）病逝。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便袭了晋王爵位和官职继续兴唐大业。因而所有自立的土皇帝都是他剿灭的对象。以河东之实力虽暂时打不过朱温的后梁，但消灭大燕还不在于话下。刘守光不自量力，僭位登基，给了晋王剿灭的最好借口，于是，晋王李存勖亲率大军征燕，天佑十年（914）十月，晋军大败大燕军队于幽州，生俘刘守光父子及家人三百余口。【史见《新五代史》：“（天佑）九年正月，遣周德威会镇、定以攻燕。十年十月，刘守光请降，（晋）王如幽州，守光背约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杀燕王刘守光于太原。”又据《旧五代史》：“十一月，庄宗亲征。二十四日，……檀州游奕将李彦晖于燕乐县获守光，并妻李氏、祝氏，男继珣、继方、继祚等来献……是月己卯，晋人执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罪，驱以班师。”】

今天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便是要押解刘守光父子回晋阳。

押解囚车的马队整齐威严，只有队伍后边的四匹骏马，不太守规矩，他们时而并辔谈笑；时而离开队伍跑到秋收后的田野间射猎野兔和野鸟；时而勒住马缰，等囚车赶上来，与囚车并排而行，不时地与囚车内的囚徒交谈，对死囚极尽嘲笑、戏谑、挖苦。他们像逮住了耗子的老猫，要在杀死猎物前，把猎物好好戏耍一番。

这四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其中的一位便是晋王李存勖。此次存勖发



兵，一举灭了大燕，得了幽沧之地，势力大增，为他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十年后（923），他又一举灭掉后梁，北逐契丹，恢复唐祚，史称后唐，李存勖成为后唐开国之君，是为唐庄宗。（注：历代王朝，开国之君皆以“祖”称——“太祖”或“高祖”等，继位之君只能称“宗”，李存勖虽系开国之君，但因自称延续李唐基业，故只能称“宗”。）

那位身披甲冑的中年人是振武军节度使李嗣源。李嗣源是李克用养子，与李存勖应系兄弟关系。李嗣源能征惯战，在李存勖统一中原建立后唐大业中立下汗马功劳，此次征燕，李嗣源便是援军主帅（伐燕主帅周德威留在幽州镇守）。李存勖登基三年后（926），他推翻了李存勖，成为后唐第二位君主，即唐明宗李亶。

那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军官则是左射军使石敬瑭。石敬瑭虽然年纪轻轻，却智勇双全，不仅是李存勖的心腹爱将，而且是李嗣源的乘龙快婿。936年，石敬瑭夺了老丈人家的天下，灭了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便是（后）晋高祖。此时，一个左射军使能够有幸与晋王并辔而行，也是丈人李嗣源有意的安排，让他负责此次押解囚徒的安全保卫工作，给自己未来的女婿一个接近晋王的机会。

而那个白面黑髯，头戴纶巾的男子，便是河东节度使的掌书记冯道。冯道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奇人。他以一介书生，历仕大燕、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六个王朝，而且在四个朝代都官居宰相高位，这样的履历，空前绝后。后来，宋朝开国宰相范质评价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宋朝第二任宰相薛居正领衔编撰的《五代史》（俗称《旧五代史》）里的冯道，更几近一道德的完人，人臣的楷模。而欧阳修私编的《后五代史》和司马光撰修的《资治通鉴》则称他为“奸臣之尤”。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此大相径庭，相去万里，却也绝无仅有。本来，兵革征伐没有掌书记什么事，但冯道曾是大燕皇帝刘守光的谋士，两年前，因谏守光不要做皇帝而差点丧命，他自觉与守光这样的浑蛋相处生命危殆，于是逮着个机会从燕逃到晋，投入晋王帐下。此次晋王东征，让冯道随军而来，只因他熟悉大燕详情，或能为打仗出些点子。

押解囚犯的队伍到了涿州城外，已是傍晚时分，大燕皇帝刘守光从木笼囚车的格栅里向外望着。秋收后的幽燕大地，一片空旷，朔风飒飒，落木萧萧。荒野落日，更添凄瑟。他望着远处秋林山冈，幻想着能有一只自己的队伍从那里杀将过来，但秋林呜咽，扑面而来的只是一股股肃杀之气。

李存勖吩咐，人马今晚在涿州过夜。步兵将士屯驻于城外，马队及侍卫队押解罪犯入城。

囚车从涿州城北门驶入。正对北门是正南正北的桃园路。桃园路并不宽阔，只比城门宽一丈多，但却是涿州城里最繁华的街道，在这狭窄的街道两侧，茶坊、酒肆、妓院、饭庄、商铺林立，游人顾客如织。押解队伍一到，路上行人自动

退到店铺的屋檐下；商铺里的顾客和伙计也走出店铺看热闹；那沿街小楼上的酒徒、嫖客、妓女则推开窗子，探出半个身，居高临下俯瞰街景，由此形成群众夹道欢迎之势。当人们知道囚车内被囚的是刘守光父子时，笑声、骂声响成一片。鼻涕、唾沫、臭鸡蛋、甚至妓女猩红的月经布，纷纷从茶楼、酒楼、青楼如雨点般掷下，直砸到囚车上。大燕皇帝此时才知道他的臣民对他竟然如此恨之入骨。

大燕皇帝于是闭上了眼，任由人们诅咒和辱骂。

囚车驶过正阳酒楼，忽听半空中一声清脆的喊喝：“把人给我留下！”

说着，一个身影推开酒楼的窗子，从酒楼上飞身而下。

李存勖回头看时，一个英俊少年，已两腿叉开，手执宝剑稳稳站在了刘守光那辆囚车的车辕上。

“义士救我，我封你为大将军。”刘守光喊道——他以为劫法场的义士出现了。

李存勖见有人劫囚车，高声喝道：“把刺客给我拿下！”

由于步行的卫士被三百多罪犯家属隔在后面远远的地方，而前边的马队在狭窄的街道上无法立即回转身来。因而，李存勖虽然大声喊喝，并没有军士立即上前捉拿刺客。

只听侠客对着囚笼说：“刘黑子，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乃吕充之子吕琦是也。我与你杀父之仇，夷族之恨，今天你还想活命吗！”说着，挥剑向囚笼中刺来。大燕皇帝没想到自己等来的不是劫囚车的义士，而是自己的仇敌。他见一道剑光扑面而来，急忙蹲身缩脖，宝剑挑断了他的一络头发，算是躲过了一剑。少年返手又一剑向他的腹部刺来。囚笼狭小，刘守光躲无处躲，避无可避，他一合眼，喊道：“天丧我！”

只听“当”的一声铁器相击的声音。刘守光眼前泛起一片红光。他以为那是自己的血喷溅了出来，以为自己将立即毙命，他在等待死亡来临的时候，却听得耳边炸雷似的一声喊：“住手！”

原来，石敬瑭见侠客要杀死刘守光，兵士们一时难以近前，心中大惊。于是他双手一按马鞍，飞身跃起，挥刀来拨吕琦的剑，刀剑相交，迸起一片耀眼的红红的火花。

吕琦不顾石敬瑭，回剑再刺刘守光。石敬瑭为了护住大燕皇帝，与吕琦战在一起。很快，大批兵士拥上前来，但见两位少年刀光剑影，闪转腾挪，疾风闪电一般，兵士根本无法靠近。吕琦与石敬瑭战了十多回合不分胜负。少年刺客的身手令久经战阵的李存勖和李嗣源大为惊奇。此时，围观者越聚越多，李存勖和李嗣源怕刺客再有同伙给刺客助阵，更怕有刘守光的部下救主，不敢继续观战，同时呐喊一声，各挺手中兵器来助敬瑭。存勖与嗣源都是著名武将，武功盖世，与敬瑭三人合力，不到三个回合，便把刺客吕琦生擒活捉。



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冯道及重要将领夜宿桃园饭店。酒宴准备停当，李存勖命人把囚笼连同囚犯抬到酒桌旁，然后再把自称吕琦的刺客押上来，晋王李存勖要借酒突审刺客，戏谑死囚，以助酒兴。

李存勖说：“这刺客差点坏我好事。一旦杀了刘守光，让我如何向先王的在天之灵交代？所以，今天我要先用这刺客祭酒。”

冯道急忙说：“大王，不可。”

“有何不可？”

冯道说：“待验明正身再杀不迟。他自称吕兖之子，若真乃吕公之子，杀之不公啊。”

“唔？吕兖是谁？”

冯道说：“您忘了，就是四年前带领义昌百姓抗击刘守光，被刘守光夷族的那个义昌节度判官。”

“唔，想起来了。不过既然吕判官家被夷族，这刺客自称吕兖之子，便是冒名的了。”

“所以，这需要慢慢问来。”

“带刺客！”石敬瑭向侍卫喊了一声。吕琦被绑缚着双手押了上来。

“刺客，你何人？刘守光与你何仇何恨，今天你要冒死亲手杀了他？”李存勖问道，然后呷了一口酒。

“我乃义昌节度判官吕兖之子，姓吕名琦字辉山。我跟刘贼有杀父之仇，夷族之恨。”

李存勖说：“吕琦，你自称吕兖之子，有何证据？若拿出真凭实据，可饶你不死。”

冯道说：“是啊，你能把沧州被围，吕家被夷族的情景讲清楚，就证明你是吕兖之后。”

吕琦于是含泪把四年前父亲组织全城百姓拒敌，沧州全城遭殃，全家被杀的情景述说一遍。【史见《五代史》：“守光与守文战，义昌军主帅守文被擒，沧兵失帅自溃。守光乃縶兄于别室，援以丛棘，乘胜进攻沧州。沧州宾佐孙鹤、吕兖已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携守文于城下，攻围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三万，人首一级亦直十千，军士食人，百姓食堽土，驴马相遇，食其鬃尾，士人出入，多为强者屠杀。久之，延祚力穷，以城降于守光，守文寻亦遇害。”又见《五代史演义》：“守文兵败被俘，守光命部将猛攻沧州，沧州节度判官吕兖、孙鹤，推立守文之子延祚为帅，闭城拒敌。守光连日猛攻不下，于是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沧州城被围困了百日，城中食尽，斗米值钱三万，尚无从得购，人民但食堽泥，驴马互啖鬃尾。吕兖拣得羸弱男女，饲以驢面，乃烹割充食，叫作宰杀务，究竟人肉有限，不足饱军，满城枯骨累累，惨无人烟。孙鹤不得已输款守

光，拥延祚出降。守光入城，命将沧州将士家属，悉数掳回幽州。惟遣人刺死守文，佯为涕泣，归罪刺客，把他杀死偿命。又大杀沧州将士，族灭吕充家，仅留孙鹤不杀。”】

冯道边听边不住颌首。

吕琦家的遭遇令晋王心生怜惜。于是问刘守光：“他说的可是实情？”

“嗯，嗯，完全属实。”

晋王指着吕琦问：“那他是怎么逃出你的魔掌的？”

刘守光说：“这个，我也不大清楚。”

吕琦说：“当时我跟全家人被押往刑场，准备引颈受戮，突然，我家门客赵玉奔至法场，对监斩官说我是他弟弟赵琦，在吕家做书童，千万不要错杀了他弟。不知为何，杀人如麻的监斩官一时心生慈悲，放了我一条生路。”【史见《五代史演义》：“宪子琦年十五，被牵出市中，将要处斩。吕氏门客赵玉，急至法场大呼道：‘这是我弟赵琦，误投吕家，幸勿误诛。’监刑官乃命停刑。玉挈琦逃生，琦足痛不能行，由玉负他奔窜，变易姓名，沿途乞食，得转辗至代州。琦痛家门殄灭，刻苦勤学，始得自立。”】

“唔，原来如此。”冯道自语道。

“大燕皇帝，可有此事？”李存勖问刘守光。

“这些都是我的手下干的。详情我不知晓。”

冯道对晋王说：“大王，此事应该属实。”

“何以见得？”

“韩延徽亲口对我说过。”冯道说。

“韩延徽？就是不久前来投奔我的那个韩延徽吗？”晋王问。

“正是此人。”

“他如何能知道义昌的事情？”

“您忘了，我与延徽都曾在刘守光手下供职，但刘守光这逆贼善恶不分，忠奸莫辨。才使得我和延徽弃暗投明。”【史见《五代史》：“韩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延徽少英，燕帅刘仁恭奇之，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同冯道祗候院，授幽州观察度支使。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辽）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因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之筹居多。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刘黑子，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成为我的阶下囚了吧？”李存勖问。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刘守光说。

“还算明白，不过已经晚了。”李存勖说到这里转头对冯道说，“冯先生，



你继续说，韩延徽亲口对你说了什么？”

“攻打义昌时，延徽是随军主簿，他说在诛杀吕兗全家的时候，有一个安次老乡向他求情，说他弟弟借住在吕府读书，被错当做吕氏族人问斩，要韩主簿看在老乡分上放他弟弟一条生路，于是延徽说服监斩官，当下放了小孩儿。被放走的那小孩儿应该就是这吕琦了。”

“嗯，这倒是一桩奇案。”李存勖问吕琦，“后来呢？”

吕琦说：“后来，恩人赵玉，带我逃离燕土，远走高飞。来到大王统辖的晋地代州谋生。”

“唔，为何到晋地？”冯道问。

“晋王仁勇，爱民如子，高举义帜，匡复唐统，万众敬仰，天下归心，故投晋地。”

李存勖听后大笑：“来人，给吕琦松绑。”然后问，“说下去，后来怎么样？”

吕琦甩甩被捆得酸麻的双手，说：“义兄赵玉带我来到代州。代州有个牲口贩子李大户，收买一帮亡命之徒，为其从契丹境内向中原贩马。契丹主有令：私贩马匹出辽境者斩。因而贩马极其危险，但却获利丰厚。义兄赵玉冒死在李大户手下做起了贩马的营生，条件是允许我随李家子弟一起习文练武。李大户家财万贯，雇着著名的塾师和武师。为了早日报父仇，杀奸贼，我昼习文，夜练武，数载含辛，终于练就了一些本领。去年，义兄再入契丹贩马，被流矢所伤，落下残疾。为了救助义兄，我流落燕地，一边做贩私盐的营生，一边寻找报仇的机会。”

冯道说：“当今之世，礼崩乐坏，如赵玉这般仁义之士，世所罕见。赵玉冒死救孤，舍身扶幼，可谓天下美谈。”

李存勖说：“赵玉义薄云天，吕琦知恩图报。真是一对信义男儿。来人，赐座。”然后又问道，“义人赵玉现在何处？”

“暂借住于李大户家。”

李嗣源问吕琦道：“你还有什么物证证明你是吕兗之子吗？”

“有，我的宝剑即先父所遗。”

李嗣源让人取过吕琦的宝剑，果然刀柄上刻有“吕兗”字样。

“果是英雄之后，怪不得如此侠肝义胆，你父吕兗之事天下共知，人人敬仰。来人，赐酒。”李存勖说道。

侍者给吕琦斟了一觚酒。

此时，刘守光已饥渴难耐，酒宴扑鼻的香气，弄得他再也顾不得廉耻，从囚笼中向李存勖伸出手去。晋王抓起桌上一块骨头，说道：“刘黑子，你学一声狗叫，我就把它赏给你。”刘守光“汪汪汪”连叫三声，李存勖大笑着，把骨头投

人囚笼，刘守光拾起骨头，啃噬起来。

吕琦问道：“大王既已生俘逆贼，打算对他如何处置？”——此时他最关心刘守光的下场。

“依你之见呢？”晋王反问道。

“此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徒，多活一日多玷污世界一天。依余愚见，宜就地处斩。”

“就地处斩？哈哈，那太便宜他了。”晋王道，“我千里迢迢，劳师押解，你以为我只会赏他一刀吗？我要把他父子开膛摘心，用其父子的狗头和狗血祭奠宗庙和先王。”

刘仁恭听后，大惊，喊道：“晋王饶命！”

刘守光哀求道：“晋王，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必残忍至此？”

“残忍？你忘了，你是如何残害他人的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晋王说。【史见《五代史》：“刘守光每刑人必以铁笼盛之，薪火四逼，又为铁刷刮别人面。”】

吕琦说：“刘黑子与大王不过国仇，并无家恨。因何对逆贼也如此恨之人骨？”

“你有所不知。我与逆贼，岂止国恨，也有不共戴天之家仇。”李存勖说着，取出三支箭，“此我父王临终所遗，我时刻携带在身。先王在世，义伐诸逆，光复唐统，曾与刘仁恭相约共同举兵伐梁，但刘仁恭却暗中与逆梁相通，临阵毁约背盟，致使父王损兵折将，惨遭败绩。故父王临终遗矢三支，一支要我平燕，一支灭梁，一支驱逐契丹。我今既已生俘刘氏逆贼，岂能不用逆贼首级告慰先王之灵，大快我之心哉！”【史见《五代史》：“世传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且曰安巴坚与吾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

吕琦说：“吾闻老子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刘氏父子，罪恶滔天，虽食肉寝皮，不为过也。不过，刘氏家眷三百余口不知大王将如何处置？”

“全部斩首，以谢天下。”

“啊！”李琦惊道，“大王，《尚书》云：‘歼厥渠魁，胁从网治，旧染污俗，咸于惟新。’二贼虽然残暴，但无关家小。冤有头债有主，何必加害无辜呢？”

冯道听了吕琦的话，微微颌首。

李嗣源问：“辉山，刘守光诛杀了你全家，你难道还要替仇人来求情吗？”

“正因我曾遭夷族之灾，深知族诛之痛乃天地之大哀。不可轻易加之于人。”



刘守光听了，用头撞击着囚笼的栏杆，痛哭流涕道：“吕辉山，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全家，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向吕兗公俯首谢罪。”

李存勖说：“辉山，你冒死劫囚车，诛逆贼，可见你与刘贼之仇不共戴天。难道人真有这样的胸襟，别人杀你全家，你却要为仇人全家求情吗？”

冯道说道：“大王，辉山劫囚车，乃大勇之举，今为仇人家眷求情，乃大仁之心。当今之世，如此大仁大勇之士实所罕见呢。”

“哼！”石敬瑭说道，“吕琦，刘黑子不正因手下做事不密，错放了你，今天才险些命丧你手吗？前车之鉴近在眼前，我们大王岂能重蹈覆辙？”

吕琦说：“错。守光险些命丧我手，并非我武艺高强，如不是被大王所掳，使其在幽州宫内，慢说我吕琦，就是吕布重生，关羽在世，以匹夫之勇能奈他何？今天，其所以丧师失国，身为囚虏者，何也？”

石敬瑭说：“我王智勇双全，将士戮力同心……”

“不，”吕琦说，“其所以有今日，是他自己不行仁政，残酷暴虐，失却人心。故其败走他乡之时，幽州地广，虽茅屋草舍不令其存身；燕民虽众，农夫村妇不使其遁形也。【史见《五代史》：“守光城破后，携其妻子将走关内依刘守奇，沿路寒疮足踵，经日不食。至燕乐县，匿于坑谷，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张师造家，怪妇人异状，诘之，遂俱擒焉。”】故太史公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若其行仁政，得人心，以幽州之险，燕地之富，上下同心，军民携手，谁可敌之？孰能胜之？韩非子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大王志安社稷，意澄寰宇，忠孝仁义，天下共仰，当以刘氏父子为鉴，切不可因刘氏家眷之血，污了您仁德的圣名。殷鉴不远，望大王三思。”

李存勖听了这番话沉思起来。

石敬瑭说道：“吕琦，适才你说，族诛之痛，乃天地之大哀，你是有切身感受的。但哀也好痛也好，不是只有死者家人才能感觉到吗？如果把他的全家都杀光了，不就没人觉得哀觉得痛了吗？所以大王除恶务尽也是不想让其家小终生痛楚生不如死，此亦仁德之举啊。”

石敬瑭的话倒让吕琦一时语塞，不知作何回答。

李嗣源说：“对啊，把刘守光一家杀个鸡犬不留，也省得他那些娘们儿孩子无依无靠哭哭啼啼，让人看着难受。”

李存勖这时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不要争辩了。适才辉山所言甚善，但我意已决，不杀刘贼全家，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谁也不要再劝我了。”

“大王之意已决，王命不敢违。”吕琦说，“《贞观政要》云：‘刑罚之本，在于劝善而惩恶。’大王，您既然要用逆贼的首级献祭于先王，族灭其全家，也应该把逆贼的罪恶，昭示天下，使天下百姓皆知并非大王天性残忍，实乃刘贼罪恶昭彰，罚当其罪。”